



徵通鑑節  
卷三十二  
之三十五

少微通鑑卷之三十二

梁紀附北朝東魏

高祖武帝姓名衍。姓蕭。

四十八年 壽八十六

壬午 齊中興二年 梁高祖天監元年 魏景明三年 是歲齊亡 梁代

受齊禪 齊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詔進

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

為梁公。二月。詔梁公進爵為王。○齊主

下詔禪位于梁王即皇帝位

**甲申**

梁天監三年魏詔營繕國學。時魏

平寧日久。學業太盛。燕齊趙魏之間。教

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

少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

逾眾。○十月。齊大舉伐魏。

**丙戌**

梁天監五年梁太子統生。五歲能

遍誦五經。始自禁中出居東宮。

**己丑**

梁天監八年十一月。魏主專尚釋

氏。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

奉佛

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乙未**

梁天監十四年正月。魏主殂。太子

詡即皇帝位。

宣武長子世宗孝明皇帝胡太后臨朝。

稱制。于忠居門下。總宿衛。遂專朝政。○

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

又作永寧寺。皆極土木之美。為九層浮

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十丈。

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

僧房千間。珠玉錦綉。駭人心目。自佛法

大興塔  
廟

人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丁酉**

梁天監十六年

魏肅平二年

四月梁詔

宗廟不血食

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麩為之於是朝野誼譁以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梁主竟不從

**巳亥**

梁天監十八年

魏殿中尚書崔亮

崔亮年格

為吏部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沈滯者皆稱其能洛陽令薛琰昌六反上書言黎元之命

係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致堂管見曰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

急於求賢才而任使之今夫抱關者啓閉必以時擊柝者晨夕必有節為委吏而會計不當則蓄積缺焉為乘

田而牛羊不息。則芻牧闕焉。是皆小  
役細務。猶不可任。非其才。若夫環百  
里而為縣。縣有令。環千里而為州。州  
有守。所統凡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  
選擇勝其任者。畀之。而付諸年格。夫  
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才者無幾。  
不才者皆是也。不問其才。專以停解  
日月為斷。其為蠹政害民。不既多乎。  
自崔亮制年格。後世襲以為常。更明

君碩輔亦衆矣。而竟不能易。彼其以  
一定之法。用天下之才。其為力若不  
勞。故後世守之而勿失。不知天下之  
人。被其害者深矣。吁。可嘆哉。

**丙午**

梁普通七年

魏孝昌二年

九月。魏葛榮自稱天

子。國號齊。改元廣安。○魏盜賊日滋。征  
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  
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  
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

戊申

梁大通二年 魏孝昌四年 敬宗孝莊帝子攸永安元年

正月

魏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威恩不立。盜賊蜂起。封疆日蹙。是時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往歸榮。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霸業可舉。鞭而成。榮大悅。自是每參軍謀。魏肅宗亦惡鄭儼徐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

魏爾朱榮反

魏莊帝立

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行至上黨。魏主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酖魏主。酖。直。禁反。二月。癸丑。魏主暴殂。太后改立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音昭。釗始生三歲。爾朱榮聞之。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四月。榮濟河。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敬宗於河橋。諱子攸。獻文之孫。即帝位。是為敬宗。孝莊皇帝。○魏北

海王顥來奔。梁主以顥為魏王。遣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

**巴酉**

梁中大通元年。魏永安二年。

魏顥與陳慶之進

拔滎城。即帝位於睢陽城南。○五月。魏

顥克梁國。引兵西拔滎陽。魏主出避顥。

顥入洛陽宮。改元建武。慶之以數千之

衆。自發銍縣至洛陽。取三十二城。四十

七戰。所向皆克。爾朱榮聞魏主北出。馳

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部分。即日南還。

佛 梁主奉

榮為前驅。與爾朱兆賀拔勝等進擊顥。

顥帥麾下數百騎南走。陳慶之帥衆東

還。所得諸城。復降於魏。顥至臨穎。縣卒

江豐斬之。傳首洛陽。○九月。梁主幸同

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

行清淨。大捨素床瓦器。親為四衆講涅槃經。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

三請乃許。

**庚戌**

梁中大通二年。暉建明元年。

魏永八月。魏爾

兩朱兆  
反

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親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魏主既外逼於榮。恒怏怏不樂。遂與城陽王徽圖榮殺之。是夜。爾朱世隆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十月。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共推太原太守長廣王

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十二月。魏兆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渡。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廣。謂兆未能猝濟。是日。水不沒馬腹。暴風黃塵漲天。兆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兆騎執其主。鎖於永寧寺樓上。遷於晉陽。縊殺之。○魏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高歡。歡曰。



高歡有異圖

宜選王腹心使統之。兆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弭令。乃建牙陽。曲川。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盖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弗聽。

**辛亥** 梁中大通三年。魏節閔帝二年。恭普泰元年。王朗中興元年。 二月。

**魏** 爾朱世隆以長廣王之命。禪位于廣

陵王 是為節閔皇帝 魏高歡起兵討爾朱氏。以

兆弒敬宗也。

**壬子** 梁中大通四年。魏普泰二年。中興二年。武帝修永熙元年。 **魏**

高歡立武帝

高歡進擊爾朱兆等於鄴。大破之。兆自

殺盡滅爾朱氏之黨。遂幽節閔帝於崇

訓佛寺。更立平陽王脩。戊子。孝武帝即

位於東郭之外。 帝諱脩。孝莊孫也。 酖節閔

帝於門下省。

癸丑

梁中大通五年。魏永熙二年。

魏

賀拔岳遣使詣

晉陽與歡約為兄弟。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為人。歡奇其壯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爾。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岳大悅。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眾舉宇文泰。岳表用之。

論高歡

甲寅

梁中大通六年。魏孝靜帝善見天平元年。

魏永熙三年。東

魏分為二。凡三國。

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

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弗克。魏主深然之。以五千騎西出長安。泰備儀衛迎魏主。謁見於東陽驛。魏主遂入長安。以泰為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十月魏丞相歡至洛陽。集百官耆老。立清河世子善見為帝。

魏分東  
西

孝靜帝即位於城東北遷都鄴世號東魏始於

此魏孝武帝復與泰有隙十二月魏

主飲酒遇醜而殂泰乃奉太宰南陽王

寶炬而立之

**乙卯**梁大同元年 東魏文帝寶炬 天平二年 正月

朔魏文帝即位帝諱寶炬 進丞相泰為

安定公○東魏封丞相歡之子洋為太

原公二年九月東魏以定州刺史侯景

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督諸將入寇

十月景進軍淮上陳慶之擊破之景棄

輜重走

**乙丑**梁大同十一年 東魏武定三年 梁賀琛

啓陳四事言奢侈賦役之弊梁主切責

之梁主為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

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碁無不精妙勤

於政務冬月四更竟即起視事執筆觸

寒手為皴裂上七 倫反自天監中用釋氏法

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

以佛法 隨政

已又稱。即葛反。或遇事繁。日移中。則嗽口

以過。身衣布衣。木絲皂帳。一冠三載。一

衾二年。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

飲酒。非宗廟祭祀。大饗宴。及諸法事。未

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

未嘗褰袒褻。去虔反。對內豎小臣。如遇

大賓。然優假士人大過。牧守多侵漁百

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

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

刑慈愛弛

俗奢靡。故琛奏及之。○梁主敦尚文雅。

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為

意。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

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梁主年老。厭

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

不憚。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

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晝夜

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

不敢搜捕。梁主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

不能禁也

**丙寅**

梁中大同元年東魏武定四年三月梁

起浮圖

主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是夜同泰寺浮圖災。梁主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丁卯**

梁太清元年東魏武定五年正月東

魏獻武王高歡卒。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

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可欺犯。由是文武樂為之用。○侯景素輕高澄。自念已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據河南叛歸于魏。又遣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十三州內附。梁主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梁主曰。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然意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

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梁主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拒而不內。恐絕後來之望。梁主乃定議納景。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東魏高澄入朝于鄴。○東魏靖帝美容儀。膂力過人。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

檄  
東魏移

大將軍澄深忌之。帝謀誅澄。事覺。澄幽帝於含章堂。○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曰。侯景自生猜貳。猜倉反遠託關隴。依憑奸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今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歲。使其執得容奸。時堪乘便。則必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戊辰

梁太清二年

東魏武定六年

魏大統十年

(梁)侯景

蕭介料  
侯景

與東魏戰敗。自求貶削。梁主以景為南豫州牧。蕭介破。未忍移易。即以景為南豫州牧。蕭介上表諫曰。竊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梁主不能用。○二月東魏

東魏求  
和

大將軍澄遣書復求通好。梁主與朝臣議之。朱异。張綰等皆曰。异。羊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梁主亦厭用兵。乃從异言。景果為反計。臨賀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梁主。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致牋於正

侯景反

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不敏。實思自效。願王允副。正德大喜。曰。機事在速。今其時矣。景反於壽陽。梁主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陽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自橫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至慈湖。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

侯景攻臺城

及問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正德守宣陽門。帥眾於張侯橋迎景入宣陽門。至闕下。正德即位。

己巳

梁太清三年 東魏武定七年 魏大統十年

正月。侯

景百道攻城。晝夜不息。梁主聞城已陷。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俄而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稽顙殿下。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謂王僧貴曰。吾嘗跨鞍對陳。矢刃交



帝餒死  
臺城

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懼。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是後梁主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五月丙辰。梁主卧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是日太子即位。○六月。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縊殺之。○八月。東魏高澄為蘭京所殺。時變起倉猝。內外

陳霸先  
起

震駭。太原公洋聞之。指麾部分。入討羣賊。斬而鬻之。洋至。大會文武。神采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十二月。梁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偲等。偲息各帥衆千餘人歸之。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

太宗簡文皇帝

名綱。武帝第三子

在位二年 壽四十九

庚午

梁太宗大寶元年 魏大統十六年

宣帝高洋天保元年東魏進太原公高

東魏禪於齊

洋位丞相齊郡王。下詔禪位於齊王。王

即皇帝位。○梁湘東王繹以天子制於

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

丙午。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宇文泰為府兵

九月。梁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為漢

王。○魏丞相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

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

陳。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

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

辛未梁大寶二年 魏大統三年三月。魏主

殂。太子欽立。○齊以湘東王繹為梁相

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九月。侯景逼

梁主。禪位於豫章王。尋弒之。○梁王僧

侯景僭位

辯等聞太宗殂。啓湘東王繹請上尊號。○梁豫章王棟禪位於景。景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為淮興王。

世祖孝元皇帝名繹武帝第七子

在位三年 壽四十七

侯景誅

**壬申**梁世祖承聖元年 齊天保三年 魏主梁湘東

王繹與王僧辯陳霸先等東擊侯景景兵大潰與百餘騎東走追及斬之○已丑梁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湘東王荅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單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益州刺史武陵王紀頗有武略聞侯景陷

帝即位

臺城四月即皇帝位○十一月梁湘東

王繹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

**癸酉**梁承聖四年 魏主欽正月梁王

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鎮揚州

**甲戌**梁承聖三年 齊天保五年 魏恭帝魏太師泰

廢魏主欽立其弟齊王廓文帝第四子是為恭帝

○梁主好玄談九月於龍光殿講老子○

魏遣于謹宇文護楊忠將兵五萬伐梁

梁王營帥衆會之梁主停講內外戒嚴

戎衣講  
老子

王琛報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梁主聞而疑之。乃復開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丁亥。魏兵至柵下。梁主巡城。猶口占為詩。群臣亦有和者。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反者開西門納魏師。梁主白馬素衣出降。

歷年圖曰。武帝當齊之季。任居方面。危不自安。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成大業。及享國日久。普通大通之際。遭

魏氏衰微。王公牧守。緜屬而歸之。戎車北征。至於洛汭。觀其勤身約已。好尚文雅。拊循士大夫。亦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然以萬乘之主。為桑門之行。屈身傾國。以奉浮屠。恩勝於威。紀綱不立。信佞臣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遂使臺城覆沒。老而餒死。江淮以南。鞠為荊棘。其智未足稱也。夫德澤不能及。而享其大利。聖人

禍之。譬如悅盜賊之財而延之入室。財不可得。而喪其所有必矣。其子孫各擁強兵。列居重鎮。不救君父之危。而窺間乘便。更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殘忍尤甚。是以雖剪兇渠而克復故業。旋踵之間。身為俘馘。豈特人心之不與哉。亦天地之所誅也。

**魏**立梁王譽為皇帝。資以荊州之地。是為**後梁**。梁昭明太子之子附於魏

**敬帝**

名方智。元帝第九子

在位二年 壽十六

**乙亥**

梁敬帝紹泰元年

魏恭帝廓二

年帝蕭譽天定元

正月。梁王譽即皇帝位

於江陵。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

二月。梁晉安王至自尋陽。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齊與王僧辯書。以

為嗣主冲藐。未堪負荷。貞陽侯淵明以  
年以望。堪保金陵。以為梁主。納於彼國。  
癸卯。淵明入建康。丙午。即皇帝位。以晉  
安王為皇太子。○初。梁王僧辯與陳霸先  
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及僧辯納貞陽侯  
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回。僧辯  
不從。霸先乃舉兵襲僧辯。執而縊殺之。  
貞陽侯淵明遜位出就邸。冬十月。晉安  
王即皇帝位。○初。魏太師泰以漢魏官

帝即位

建六官

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更定

六官

丙子

梁太平元年 魏恭帝三年 齊天保七年

正月。魏初

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大冢宰。自餘  
百官皆倣周禮。○十月。魏安定文公宇  
文泰病。召中山公護謂曰。吾諸子皆幼。  
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  
以成吾志。乙亥卒。泰能駕馭英豪。得其  
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

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為之。丙子。世子覺嗣位。為太師大冢宰。出鎮同州。時年十五。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十二月。魏以岐陽之地封世子覺為周公。魏宇文護以周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于周。

周魏禪于

歷年圖曰。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悉舉引弓之

民。以憑陵中夏。馬首所向。無不望風奔潰。南取并州。東舉幽冀。兵不留行。而數千里之地定矣。繼以明元太武。兼青兗。包司豫。摧赫連。開關中。梟蒲洪。吞遼碣。虜沮渠。并河右。高車入臣。蠕蠕遠遁。自淮以北。逾於大漠。悉為其有。子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左衽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位。乃貶戎狄之俗。脩帝王之政。崇儒雅。興禮樂。其

風聲文物蔚然可觀矣。宣武懦弱。不克負荷。寵信讒諛。賊虐親賢。元氏之業於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幼冲。胡后淫恣嬖倖。盈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紀綱大壞。守令貪殘。黎民愁怨。盜賊蠡起。日滋月益。上之人曾無悛心。而內自睽離。以招外盜。於是爾朱榮乘之而起。興晉陽之甲。直指伊洛。母后幼主。沉於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莊勇決。手刃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逃遁入關。遭宇文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家全盛之時。宴安怠墮。以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救。况庸君乎。

右梁四主合五十六年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二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三

陳紀附北朝周齊

高祖武皇帝

名霸先。姓陳氏。字典與國。

在位三年 壽五十七

丁丑

梁太平二年 陳高祖永定元年 魏恭帝四年 齊高祖天保六年

周孝愍皇帝字文覺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三國後梁正月周公即天王位

泰事魏為冢宰其子覺襲位封周公八

月梁進丞相霸先為相國總百揆封陳

公○九月。周晉公護弒閔帝。寧都公毓即天王位。閔帝弟是為世宗明皇帝。十月。梁進陳公爵為王。辛未。梁敬帝禪位于陳。陳王即皇帝位。

**戊寅**陳永定二年 齊天保十年 周明帝正月。周太

師護上表歸政。周主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己卯**陳永定三年 齊天保十年 周武成陳主殂。陳

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寬。

簡臨川王蒨即皇帝位。○八月。周王始稱皇帝。改元武成。○九月。齊顯祖嗜酒成疾。十月。殂。太子殷即位。

世祖文帝名蒨。字子華。武帝兄。始興王之子。

在位七年 壽四十五

**庚辰**陳世祖天嘉元年 周武成二年 齊主殷乾明元年 肅宗孝昭

帝演皇慶元年 四月。周世宗殂。武帝即位。○八

月。太皇太后下令廢齊主為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肅宗即

位於晉陽

名演。文宣之弟。是為肅宗孝昭皇帝。

**辛巳**

陳天嘉二年。齊世祖武成帝湛太寧元年十月。齊肅宗殂。世祖即皇帝位。

陳天嘉三年。齊河清元年。周保定二年。齊世宗歸天。保元

**壬午**

後梁世宗歸天。保元

年。後梁主贍殂。太子歸即皇帝位。

**甲申**

陳天嘉五年。周保定三年。齊主傳位

於太子緯。太子即位。

世祖之子。是為後主。

**丙戌**

陳天康元年。周天和元年。齊後主緯天統二年。四月。癸酉。陳主殂。太子即位。

酉。陳主殂。太子即位。

臨海王

名伯宗。文帝長子。史曰。廢帝。

在位二年。壽十九。

**丁亥**

陳主伯宗光大元年。周陳國政天和二年。齊天統三年。

盡歸於安成王頊。

**戊子**

陳光大二年。周天和四年。十一月。陳安成王頊廢其主為臨海王。

安成王頊廢其主為臨海王。

高宗宣帝

名頊。始興王第二子。

在位十四年。壽五十二。

**乙丑**

陳高宗太建元年。周天統五年。正月。安和四年。齊天統五年。

成王即位

**辛卯**

陳太建三年 周天和六年 齊武平

**周**楊素少

多才藝。有大志。不拘小節。周主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壬辰**

陳太建四年 齊武平三年 周建德元年

**陳**主謀伐

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南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壬午。分命衆軍以明徹都督

征討諸軍事。統衆十萬伐齊。

**癸巳**

陳太建五年 齊武平四年 周建德二年

十月。陳吳

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齊行臺右僕射皮景和等救壽陽。怯懦不敢前。明徹乃躬擐甲胄擐。胡反。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等送建康。景和北遁。齊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齊主聞之。頗以為憂。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

富貴逼臣

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齊主即大喜。○十二月。陳定州刺史田龍秋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安州刺史周炅擊斬之。盡復江北之地。

**乙未**

陳太建七年 齊武平六年 周建德四年

七月。周主

楊堅眼如曙星

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姿相竒偉。景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

天下

**丙申**

陳太建八年 齊隆化元年 周建德五年

九月。周主

謂群臣曰。齊朝昏亂。政由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冬十月。周主自將伐齊。克晉州。戊申。周主至平陽。勒諸軍擊齊師。齊主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遂帥諸將追齊師。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齊臣降者相繼。齊主還鄴。并州將帥請安德王延宗即位。周軍圍晉陽。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癸酉。周師趣鄴。

丁酉

陳太建九年 齊幼主恒承光元

周二大國。後梁壬辰。周師至鄴城下圍

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

之。齊主從百騎東走。追及擒之。

歷年圖曰神武以高世之略。平爾朱

之亂。功大勢盛。為魏武所疑。雖有逐

君之慙。而能惓惓盡恭。以事靜帝。沒

身不怠。此其可稱者也。文襄有俊才

而無重德。悖慢無禮。終隕身於奴隸。

文宣淫酒殘暴。甚於桀紂。而能信用

賢臣。委之以政。威加隣敵。終其天年。

蓋亦有以得之矣。孝昭明達愷悌。實

有齊之令主。享國不永。惜哉。武成驕

淫奢縱。齊業始衰。後主繼之。昏狂尤

甚。誅剪忠良。信用讒邪。十年而已。已

為幸矣。

戊戌

陳太建十年 周陳主聞周人滅

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督諸軍伐之。明

徹圍周彭城。王軌引兵圍而蹙之。衆潰。明徹為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沒於周。○五月。周高祖殂。年三十六。太子即位。名贇。武帝長子。是為宣帝。宣帝始立。即逞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

周天元

**己亥**

陳太建十一年。周宣帝傳位靜帝。闡大象元年。

周宣帝傳位

於太子闡。是為靜帝。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隋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

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哉。

**庚子**

陳太建二十二年。周大象二年。

周天元昏暴滋甚。

喜怒乖度。后父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堅既為天元所忌。情不自安。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不豫而還。是日天元殂。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

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十二月。周以大丞相堅為相國。摠百揆。進爵為

王

**辛丑**

陳太建十三年。周大象三年。二月。隋高祖文帝楊堅開皇元年。

隋代。凡三國。是歲周亡。二月。周主下詔。遜位居別

隋滅周

宮。命奉皇帝璽綬。禪位于隋。

歷年圖曰。文帝以關中之衆。東迎孝武。收疲散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列官布職。明部分。務農桑。以輔魏

室。雖以高氏之強。不能陵也。其所為典法。施於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強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須其罪盈惡熟。為衆所棄。一旦除之。若撥釁振槁。可謂知柔知剛。智勇兼備者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東夏。齊之嶮阻不守。士卒不戰。數月之間。縛其君臣。致之鼓下。使有周之境。東漸于海。南傳于江。雖魏室全盛之



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侈。逞其竒譎。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及三年而為異姓所有。悲夫。

隋謀取江南

隋以蘇威兼納言度支尚書。三月。隋以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鎮廣陵。韓擒虎為廬州總管。鎮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頴。頴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為經略。○隋高頴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隋主無不與之謀議。

然後行之。故革命數年。天下稱平。

**壬寅**

陳太建二十四年

春正月。陳主殂。太子即位。

子即位

長城公

名叔寶。字元秀。高宗長子。史曰後主。

在位七年。隋滅之。壽五十二。

**乙巳**

陳至德三年

隋主不喜辭華。詔天

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治書侍御史李

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

之三祖。崇尚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

文體浮薄

蟲之小藝。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弥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古患反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

詔以諤所奏。頒示四方。○是歲。陳主於

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

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懸楣

欄檻。楣。反。是。反。皆以沉檀為之。飾以金玉。間

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物

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漸至。香聞

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

花異卉。陳主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

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

宮室服  
玩之侈

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

隋置義倉

**丙午**

陳至德四年

梁後主琮廣運元年

隋開皇六年 梁主俎。

謚曰孝明皇帝。世宗孝慈儉約。境內安之。太子琮嗣。○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

主從之

**丁未**

陳禎明元年

隋開皇七年

八月。隋

徵梁主入朝。廢梁國。拜梁主琮柱國。賜

爵莒公。

後梁祚終三年

**戊申**

陳禎明二年

隋主問取陳之策

於高頴。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

高頴取  
陳之策

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  
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  
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居效密  
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  
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  
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高勵。崔  
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隋主謂高頴  
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  
之乎。甲子。隋出師。命晉王廣。秦王俊。清

隋入寇

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與韓擒虎。賀  
若弼等。率兵五十一萬。東接滄海。西距  
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十二月。  
隋軍臨江。高頴謂薛道衡曰。今茲大舉。  
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  
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  
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  
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  
江揔為相。唯事詩酒。三也。我有道而大。

道衡言  
陳可取

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  
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  
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  
不疑。頰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  
豁然。○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  
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  
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  
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陳主笑以為  
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不修邊  
備

右陳五主合三十二年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三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四

**隋紀**

高祖文皇帝

名堅。姓楊。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十四代

孫。周大象二年封隋王。明年尋稱帝即位

在位二十四年 壽六十四

**巳酉**開皇九年陳主下詔曰犬羊陵縱

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蠆五以

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為都督於是賀

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

滅陳

諸戍望風盡走。任忠帥數騎迎降。引擒虎直入朱雀門。陳主惶遽自投于井。軍人窺井以繩引之而上。執送長安。

歷年圖曰：武帝與王僧辯同事梁室。誅夷侯景。乘時伺間。卒成大功。奄有江南。斯亦難矣。文帝恭勤政事。足為良主。孝宣值齊之衰而啓土。逢周之興而喪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者邪。夫以陳國區區。不能居天下五分之

一。慄慄危懼。猶不能保其社稷。况後主荒淫無度。以趣之。納身管井。不亦宜乎。

明察臨下

庚戌十年。上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常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又常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

蘇威五教

諫上不從。然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江表自東晉已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陳之故境。大抵皆反。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詔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之。江南大定。素乃班師。乙卯十五年。二月。仁壽宮成。上幸之。見

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為離宮。為吾結怨天下。

盜一錢至死

丁巳十七年。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

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慄慄。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



為停此法

**庚申**二十年。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侯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玄齡與杜如晦皆與選。

孝基奇  
房杜

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閱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異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哀其辛苦。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

王伽縱  
囚來歸

白米  
90  
銀

離叛。上聞而驚異。於是悉召流人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廷而赦之。

**癸亥** 仁壽三年。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

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

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

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

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饗。諸延反

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

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

仕  
王通不

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

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

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

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

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

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

謗而怒者。讒之囫。吾禾反也。見譽而喜者。

佞之媒也。絕囫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

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

帝崩

政治得失

甲子四年正月帝崩於大寶殿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每旦聽朝日昃忘倦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者勞問其家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為儉素乘輿服御物故弊者隨令補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率衣絹布不服羅綺裝帶

不過銅鐵骨角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獨冀州已三百萬戶然猜忍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此其所短也

煬皇帝 名廣文帝第二子

在位十三年 壽三十九字文 化及弒之

大興宮  
室

乙丑大業元年。勅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皂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竒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竒獸。以實園苑。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又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蘇刀反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成臯。北至河陽。相望於道。○五

剪綵為  
花

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諸山。高出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茨。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殺羞精麗相

幸江都

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八月。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出洛口御龍舟。挽船士八萬餘人。舳舻音軸音廬相接二百里。照曜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丙寅**二年。置洛口倉。上築倉城。周回二

十餘里。穿三十窖。

居效反

○十二月。置回

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築長城

**丁卯**三年。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

距榆林。東至紫河。尚書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八月。車駕發

車駕北

榆林。歷雲中。泝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突厥啓民可汗奉廬帳以

弊中國  
事西域

俟車駕。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帝大  
悅。賦詩曰。呼韓稽顙昔曩反至。屠者接踵  
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賜各有差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  
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  
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  
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帝於是  
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  
四夷經略。咸以委之。自是西域諸胡往

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  
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  
唱導也。

無日不  
治宮室

**戊辰**四年。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

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  
右顧矚朱欲反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

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  
可置宮苑者。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  
營汾陽宮。

隋氏之盛

已巳五年。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伐高麗

庚午六年。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壬午。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

起役繁盜

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千余反死者什三四。先是詔總徵天下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天下騷動。於是始相聚為群盜。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間。自稱知世郎。言事可

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往歸之。竇建德起兵漳南人爭附之。

諸軍敗還

**壬申**八年。四方兵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車駕度遼。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諸軍敗還。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

陽玄感反

**癸酉**九年。楊玄感反於黎陽。楊素子以李

密為謀主。引兵向洛陽。帝遣宇文述。屈突通討之。玄感兵敗死。○帝使裴蘊推玄感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相聚為盜爾。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坑之。○帝以衛尉少卿李淵為弘化郡留守。關右十三郡兵皆受徵發。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

李淵得人心

**甲戌**十年。二月。詔百僚議伐高麗。戊子。



麗復伐高

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帝乃班師。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為意。劉炫胡絢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

李世民却虜

**乙亥**十一年八月。帝巡北塞。突厥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急攻鴈門。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子世

指孔雀為鸞

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鈺鼓相應。虜必謂援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寶成朝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儒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冥會。

肇見嘉祥。拜朝散大夫。

**丙子**十二年。楚帝林士弘詔以右驍衛

將軍唐公李淵為太原留守。以王威高

君雅為之副。○十月。韋城翟讓亡命於

瓦岡。為群盜。聚眾至萬餘人。同郡單雄

信。徐世績。李密等皆從之。○內史郎虞

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

敗求救者。世基輒迎損表狀。不以實聞

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

虞世基不以盜聞

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

恭帝名侑。煬帝孫代王也。

在位二年 壽十五亡于唐

**丁丑**十三年。恭帝侑義寧元年長樂

李密元定楊可汗劉武周天興元魏公

元梁王梁師都永隆元秦王薛舉秦興

元梁王蕭銑鳴鳳元正月杜伏威起兵據歷陽江淮間小盜多附之○二月

李密據  
洛口倉

馬邑劉武周斬太守王仁恭。收兵得萬餘人。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李密說翟讓曰。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帥大軍。輕行掩襲。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遂將精兵七千人。襲回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屬。讓於是推密為主。號為魏公。○四月。薛舉自稱西秦霸王。盡有隴西之地。○李密移檄郡縣。數煬

封德彝  
壞隋政

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虞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為也。○初。唐公李淵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晉陽宮監

李世民  
有安天  
下之志

裴寂與劉文靜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將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本紀云。世民年四歲。有書生見異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乃採其語。名曰世民。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

劉文靜  
與世民  
圖大士

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群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自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踰今天下。不過半

李世民  
說李淵

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

起兵

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

李淵舉兵

大計。禍今至矣。淵乃命世民與文靜等  
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劉文  
靜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  
勢。淵從之。

范祖禹唐鑑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  
猶不可不自重也。况欲圖王業。舉大  
事。而可以不正啓之乎。太宗陷父於  
罪。而脇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  
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

以為助。何以示後世。夫創業之君。其  
子孫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不  
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  
之法。夷狄多猾憂之亂。蓋高祖以此  
始之也。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太宗恐高祖之  
不從。懼突厥之為患。終守臣節可也。  
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乎。  
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

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李世民  
誅佞人

裴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  
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西河郡不從  
淵命淵使世民將兵擊西河郡丞高德  
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  
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  
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  
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  
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

李淵定  
入關之  
計

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  
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  
貧民應募者日益多裴寂等上淵號為  
大將軍○秋七月淵以子元吉為太原  
太守留守晉陽宮淵帥甲七三萬發晉  
陽立軍門誓眾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  
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帥其  
眾以從代王侑遣宋老生帥精兵二萬  
屯霍邑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

李密自  
尊大

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

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

部項反 鷸

允律反

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

使温大雅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即孟之會。未暇卜期。



密得其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兩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以為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未救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

李世民  
請入咸陽

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

李世民  
請徑取  
長安

左軍復還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淵乃命軍中曝薄本鎧仗，行裝趣霍邑。建成世民將數千騎至城下，舉鞭指揮。若將圍城之狀。且詬舉侯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兵大敗。老生下馬投塹。劉弘基就斬之。遂克霍邑。○李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

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為援，通敗，長安必破矣。」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脩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

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而西。京兆諸縣多遣使請降。○淵帥諸軍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世民所至。吏民及群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淵女李氏適柴紹者。亦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

娘子軍

為。世民引兵頓于阿城。勝兵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十月。蕭銑起兵巴陵。自稱梁王。○十一月。李淵克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而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淵備法駕。迎代王即皇帝位於天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遙尊

李淵克  
長安

煬帝為太上皇。以淵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進封唐王。己巳。以李建成為唐世子。

歷年圖曰文帝之於周室。非有元功厚德。素洽於人。直以天元暴崩。嗣君幼弱。姦臣矯命。徼幸得之。然明敏儉約。勤於政治。隨才任官。信賞必罰。故能取江南三百年之國。易如反掌。使天下復為一統。百姓繁庶。衣食豐衍。

突厥室韋靺鞨林邑高昌女國之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珎入貢。雖兩漢全盛之時。不能過也。向使後嗣僅得中材之主。以守之。十世之內。未易亡也。煬帝以悖逆詐謀。坐承富強之業。志驕氣溢。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為人。窮侈極欲。兵連四夷。政煩賦重。盜賊蠭起。而猶巡遊不息。以樂滔憂。惡聞直言。喜自壅蔽。噫。率是道也。雖禹湯文

武之子孫未或不亡。况隋無積善之基乎

右隋四帝合稱帝三十年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四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五

唐紀

按歐陽公作唐新史成於嘉祐五年。溫公通鑑以治平開局。要之新史通鑑皆被旨編定之書。學者通用無害也。又有貞觀政要。魏鄭公諫錄。及唐舊史。通鑑皆參用之。文多不同。今學者用唐史。只稱史臣。不必泥出處。今略具大槩。以備檢

閱其遺闕處皆舊史也

高祖神堯皇帝

名淵 姓李

在位九年

壽七十

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略。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盖以太宗為之子也。

**戊寅**

隋恭帝侑義寧二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武德元年。夏王竇

建德五年。鳳元年。涼王李軌安樂元年。楚王朱燦昌達元年。李是歲并楚士

私魏定揚梁師都秦梁銑凡十四 四月。宇

二國。隋煬帝廣恭帝侑秦魏 文化及弒煬帝於江都。自稱大丞相。

蕭銑即皇帝位。於是東自九江。西抵三

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

帝即位 四十餘萬。○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於

唐。唐王即皇帝位。○隋煬帝凶問至東

都。留守官奉越王即帝位。改元皇泰。以

王世充為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世

充漸結黨援。恣行威福。子弟咸典兵馬。

突厥盛

執震內外。皇泰主拱手而已。○時中國

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疆盛。東自契

丹契音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

臣之。控弦百餘萬。唐初起兵。資其兵馬。

前後餉遺。不可勝紀。出突厥傳○唐命裴寂

建學校

劉文静等修定律令。置國子太學四門

生。合三百餘員。郡縣學各置生員。出刑

舉○唐主待裴寂特厚。稱為裴監而不

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

伏伽直  
言受賞

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

唐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

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

響應。未朞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

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宜易其覆

轍。務盡下情。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

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出伏伽傳○八

月。秦主薛舉卒。太子仁果立。○九月初。

李密開  
倉賑給

魏公李密既殺翟讓。頗自驕矜。開洛口

李密降

倉散米。無防守。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群盜來就食者。近百萬口。密喜謂賈閔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閔甫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所以襁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切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李密與王世充戰。失利。與眾三萬人歸關中。

平薛仁果

世李密傳

○薛仁果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各

有隙。及即位。眾心猜懼。由是國勢浸弱。唐秦王世民至高墻。仁果使宗羅睺將兵拒戰。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率二千餘騎追之。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至城下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果計窮出降。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輕騎直造城下。眾皆以為不



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墟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杲兄弟及宗羅睺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問。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出仁杲傳○唐主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幽州。密自恃

智略功名。見唐主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此。何以定禍亂乎。出密傳徐世勣據

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久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為祕書丞。乘傳至黎陽。遣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

李世勣降

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唐主聞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啓與密。甚恠之。孝恪具言世勣意。唐主乃歎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出本傳李密驕貴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乃獻策於唐主曰。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

李密反

素立守法

如拾地芥耳。乃以王伯當為密副。而遣之。十二月。李密遂據桃林縣城。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盛彥師擊斬之。傳首長安。出本傳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之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唐主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

司擬雍州司戶。唐主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此官清而不要。遂

擢授侍御史。

出素立傳

**巳卯**

隋恭帝侗皇泰二年。唐武德二年。鄭主王世充開明元。梁王沈法

興延康元。吳王李子通明政元年。梁師都梁

歲隋梁楚祭亡。并楚夏定楊師都梁

是

九鏡凡 **唐初定租庸調法** 調。徒帛反。此唐賦役之法也。有

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續布麻 **每丁**

**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

**橫有調歛。** 出本紀及 **唐主考第群臣。**

李綱孫  
伏伽忠  
直

以李綱孫伏伽為第一。因置酒高會。謂

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

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

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

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 出伏伽傳 ○王世充

即帝位。國號鄭。○七月。劉武周進逼并

州。齊王元吉棄州奔還長安。晉陽土豪

薛深以城納武周。○武周軍勢甚銳。關

中震駭。唐主悉發關中兵以益世民所

統使擊武周○五月鄭主世充弒隋主  
侗謚曰恭皇帝

**庚辰**

唐武德三年 是歲并楚夏定楊  
梁師都梁銑鄭梁法興吳凡九國

定楊梁法興亡唐世民與劉武周將宋金剛相

持世民屢破金剛將尉紆勿遲敬德尋

相等四月金剛食盡北走世民追及尋

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

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追及金剛於雀鼠

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世民不食二日不

周克劉武

解甲三日矣敬德與尋相舉介休及永

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為右一府統

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劉武

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

亦與百餘騎走突厥并州悉平出敬德  
等傳

○七月唐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

充○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

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屈突通殷開山

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

秦王不  
疑敬德

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遂殺之。  
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  
邪。遽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之金。曰。丈夫  
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  
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  
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  
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  
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單時戰反引  
槊色角反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

破王世  
充

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  
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  
充陳。往返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  
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斬首千餘級。世  
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  
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敬德善避稍。  
每單騎入敵陳中。敵輩稍刺之。終不能  
傷。又能奪敵稍返刺之。齊王元吉以善  
馬稍自負。聞敬德之能。請與敬德較勝。

負元吉操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須臾

三奪其稍出敬德傳

**辛巳**唐武德四年是歲夏鄭梁師都凡三國**唐兵**

圍洛陽城中乏食竇建德救之乃遣世

民書請退軍潼關復脩前好世民集將

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王世充

窮蹙垂將面縛竇建德運糧遠來助之

隋末王世充據洛陽稱夏此天意欲兩亡

之也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

將驍騎出武牢東建德迫於武牢不得

進數戰不利建德中掣楊武威逐之建

德墜馬武威擒之世民囚建德等至洛

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諸將曰吾所恃

者夏王今已為擒雖得出終必無成世

充素服帥太子群臣二千餘人詣軍門

降世民入宮城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

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

殿毀則天門及闕廢諸道場出世充傳

擒建德

克王世

黑闥復  
建德舊  
境

七月。建德部將劉黑闥起兵於漳南。兵  
勢大振。十一月。陷冀州。擊李世勣等破  
之。遂攻拔相州。又取黎衛二州。半歲之  
間。盡復建德舊境。丁卯。命秦王世民齊  
王元吉討之。○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  
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  
通元寶錢。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  
為折衷。遠近便之。出食貨志○唐主以秦王  
世民功大。前代官不足以稱之。特置天

行開通  
元寶錢

秦王開  
館延賢

策上將。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為  
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官屬。世民以海  
內寔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  
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  
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  
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  
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  
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  
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

十八學士

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乃使庫直閭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出本紀及褚亮傳○初杜如晦為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長史。時府僚多補外官。世民患之。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

玄齡薦如晦

至如杜如晦。王佐之才。即奏為府屬。與玄齡常從世民征伐。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破軍克城。諸將佐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略者。玄齡必與之深相結。使為世民盡死力。每令玄齡入奏事。唐主嘆曰。玄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出玄齡傳○唐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李靖統十二總管。自夔州



李靖擊  
蕭銑

順流東下以擊蕭銑。時蕭銑方罷兵營農。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李靖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投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拒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

蕭銑降

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銑乃謂群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柰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銑乃下令開門出降。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

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斬於

都市

出李靖及蕭銑傳

**壬午**

唐武德五年是歲楚亡并梁凡三國

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都洛州。唐秦

王世民擊破之。黑闥奔突厥。山東悉平。

六月。黑闥引突厥寇山東。○八月己未。

突厥入寇

突厥頡利可汗寇并州。遣兵寇原州。唐

主謂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和與

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璠曰。上殊六反戰則怨

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

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

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為不如

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唐

主從之。○九月。劉黑闥陷瀛洲。進陷鹽

州。○十月。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於下

博。兵敗。為黑闥所殺。山東震駭。州縣皆

叛。附於黑闥。旬月間。黑闥盡復故地。進

據洛州。道玄數從秦王世民征伐。死時

黑闥兵復振

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  
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致  
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  
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  
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唐主之起兵  
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  
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為  
太子。及為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為世  
子。唐主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

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  
寵於上。世民功名日盛。唐主常有意以  
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  
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嬪。以求媚於上。  
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  
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  
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海內。今劉黑闥  
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  
臨之。執如拉朽。拉。洛反。殿下宜自擊之。以

建成元  
吉傾秦  
王

黑闥誅

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唐主許之。出建甲申。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黑闥引兵而南。建成元吉擊破之。黑闥食盡衆散。遂夜遁。  
范祖禹曰王魏以輔導東宮為職。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且建成既為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立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

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為建成謀猶如此。况庸人乎。

**癸未**

唐武德六年。漢東亡并梁。凡三國。

是歲黑闥所署饒

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斬之。

**甲申**

武德七年

是歲。高開道輔公祐皆敗。死。唯梁師都至貞觀

置中正

二年

正月。依周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

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二月。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仕者。咸以名聞。州縣

法租庸調

及鄉皆置學。○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絕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食貨志 ○七月。或說上曰。突厥

秦王志  
滅突厥

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為然。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柰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庭一將。猶志滅匈奴。况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

建成譖  
秦王

曰善。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為邊患，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出突厥及建成傳○八月，突厥寇原忻，并總四州。京師戒嚴。是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齊王元吉引兵拒之。世民與虜遇於幽州，勒兵將戰。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下。元

秦王貞  
突厥

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闔，獨出與我鬪。又遣騎前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世民又前將渡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度，我無他意，更

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是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說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為

突厥請和

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

**乙酉**八年正月。以壽州都督張鎮周為

舒州都督。鎮周以舒州本其鄉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肴。召親戚與之酣宴。散髮箕踞。如為布衣時。凡十日。既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禮隔。不復得為交遊。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張鎮周不私故人

出本傳

丙戌九年。大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起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無

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害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民。上詔百官議其事。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奕言合理。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



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爽言。乃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傳爽○六月。丁巳。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上亦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

秦王謀  
據洛陽

為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王故事。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為辭。元吉曰。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世民

建成請  
殺秦王

腹心長孫無忌高士廉尉遲敬德等日  
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歎曰骨肉  
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  
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衆曰大  
王以舜為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  
浚井不出則為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則  
為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  
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  
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

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  
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  
是定計己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  
白見秦分扶問反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

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  
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私毫負今欲  
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上省之愕然  
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遂  
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世民

殺建成  
元吉

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為木枝所絀。墜不能起。絀。古賣反。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趨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

秦王為  
太子

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癸亥。立世民為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出本紀及  
建成等傳

溫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執逼。必不相容。邈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太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

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蹀。大。反。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

孫甫曰。立嫡以長者。所以止爭奪之心也。行之平世。固為常法。若夫古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况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為人臣乎。建成自舉兵以來。無一事可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雖至愚者。知其不可也。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定乎。况受禪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於立子也。善哉。寧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

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秦王用魏徵王珪

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眾為之危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雋州。皆以為諫議大夫。范祖禹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

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而得以之為君。今

建成為太子。且兄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讎。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

於人。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放鷹犬

世民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八月。癸亥。詔傳位於太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赦天下。

並出太宗紀

高祖贊曰。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出宮女

詔以宮女衆多。幽閔可愍。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出太宗紀○已卯。突厥進寇高陵。辛巳。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癸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筭。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

面責突厥

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

通鑑卷之三十五  
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扞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耀軍容。使知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

盟頡利  
於便橋

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執



如拉朽。合拉。落反。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脩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惰。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驕突厥

射殿庭教

此之謂也。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是年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溫彥博還朝。出突厥傳及政要○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

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群臣多諫。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常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范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事。殿庭非

其所也。苟將帥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萬乘之主。而為卒伍之師。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教化禮樂為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雖士勵兵強。征伐四克。威加海外。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論兵法

上嘗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疆弱。常以吾弱當

其疆。疆當其弱。彼乘吾弱。遂奔不過數  
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返擊之。  
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出政要○  
上面定勲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  
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勲  
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  
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  
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  
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

定勲臣

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  
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  
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  
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  
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  
以私恩濫與勲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  
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  
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出玄齡傳○房玄  
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

館置弘文

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出政要○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

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際。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故事。或至夜分乃罷。

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出儒

學傳

○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

計口給絹

踐者。請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

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小大。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

盜裕民止

○上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

民節費裕

粘上書  
屋壁

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出政要○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出魏鄭公諫錄○上遣使

徵諫失  
信

點兵封德彛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  
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魏徵固  
執以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數四上怒  
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  
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  
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  
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  
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  
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

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  
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初即位下詔云  
逋負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為負秦府  
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  
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  
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復芳  
目反  
除其賦  
役也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  
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  
已不能無恠今既徵得物復點為兵何

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曰。曩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甕。出鄭

徵以直言受賞

公諫錄

○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

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

大寶箴

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黻纁塞耳。而聽於無聲。辭他反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出本傳○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

裴矩諫  
陷人於  
法

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名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出本傳

溫公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

也。表動則景隨矣。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五

